

上海政法学院
钱碧娆

语言优势和综合素养助她拿到21份录用通知

软实力加分 找准赛道少走弯路

我的就业故事

当多数人还在简单以“文科生”身份去划定职业发展方向时,上海政法学院语言文化学院(国际交流学院)2022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钱碧娆,已经用一份横跨教育与科技领域的履历,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从国际中文远程教育,到腾讯、快手等7段人力资源实习经历,最终投身芯片半导体企业的人力资源工作,这位国家奖学金获得者的职业轨迹逐渐形成清晰主线——以语言为桥,以人力资源为业,将语言学坚实基础功化为服务国家战略的硬核能力。

以下是她讲述的就业故事:

如果用一词语形容我的大学时光,一定是“充实”。在校期间,我先后获得国家奖学金、校长奖学金等荣誉。课堂之外,我全程参与第六届进博会志愿服务,统筹推进“中国—上合组织十周年系列活动”,累计志愿服务近400小时,获评“最美青年志愿者”。

参与学校国际交流处的国际中文教育实践,是我大学期间的一段重要经历。担任远程中国助教时,我辅导了300多名外国学生学习中文课程。这段跨文化交流经历让我深切体会到,语言不仅是工具,也是连接不同文明的纽带。

在专业学习之外,我不愿被

“文科生”的标签框定,主动跨向人力资源领域,并逐渐将其确定为自己的职业方向。围绕这一目标,我先后积累了腾讯、快手等7段企业人力资源实习经历。这也是我在求职时最深切的体会——在大学里要尽早明确自己的赛道,尽早积累相关实习经历,才能明确职业方向并且沉淀能力。

在科锐国际人才生态重构商业大赛中,我主导设计了一款帮助职场新人融入企业的HR SaaS系统,最终以团队、个人双第一的成绩获得全国一等奖。我想证明,文科生既能涵养人文,亦可经世致用。我还创办了一档播客《答案之外》,对话不同领域的青

年从业者。

求职是一场需要持续投入的长跑。我认为,自己能够在求职中抓住机会,首先在于职业规划比较清晰,并围绕目标积累了相关实习;其次是对行业和业务形成了一定认知,在面试中发挥出沟通表达能力,展现出良好的能量感。

我参加过线下招聘会,也通过企业官网和第三方招聘平台投递简历,还参与过上一年的暑期实习转正。在求职高峰期,我每天通过企业官网投递并完成笔试的岗位有5至7个,在第三方招聘平台还会投递数十份简历。“金九银十”“金三银四”期间,我每天

常常要参加3至4场群体面试或单独面试;即使是在非高峰期,每天也有一两场面试。最终,我收获了京东集团、追觅集团、吉利汽车等21家企业的录用通知。结合国家发展需求和自身成长方向,我选择签约芯片半导体企业,从事人力资源相关工作。

我想,高端制造业的竞争离不开全球人才的支撑,而跨文化交流的语言优势和综合素养是我在校期间的积累所在。我希望将自己人力资源、跨文化沟通的经验,转化到具体的工作需求中,助力行业人才建设。

实习生 付虹博 侯懿恩
本报记者 易蓉 整理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评析高考英语笔试试卷 紧贴现实生活 强调实际应用

本报讯(记者 马丹)昨天,2026年上海高考英语科目笔试试卷顺利结束,今天进行外语听说测试。昨晚,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邀请相关专家对英语笔试试卷进行了评析。专家一致认为,今年英语试卷最显著的特点在于打破了死记硬背的局限,强调语言的实际应用。试卷大量选用紧贴现实生活的语篇,既考查考生的英语基本功,又着重测试逻辑推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中学的日常课堂教学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

今年英语试卷的素材来源非常广泛,涉及城市交通、土地开发、生态环保、宠物与人类关系等多个当下的热点话题。试卷不仅关注宏大的现实议题,还通过具体的故事来传递人文关怀。例如,有阅读语篇讲述了主人公在异国他乡意外受伤、随后得到当地人热情帮助的亲身经历,展现了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善意,引导考生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完形填空语篇

则聚焦于“非法捕捞问题及其应对措施”,要求考生在获取信息、分析问题的同时,理解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意义。

在综合能力的考查上,今年的试卷更像是一场“生活模拟”,要求考生在真实的社会场景中用英语解决问题。写作部分围绕“申请暑期课程”展开,题目非常看重考生的实际规划能力。考生需要结合自己的兴趣和未来打算,盘算如何选课,并组织有条理、得体的语言来阐述个人成长。阅读题中则展现了新意,要求考生对照“展馆文字导览”和“平面图”来综合提取信息。专家指出,这种“多模态信息处理”的考查,打破了过去单一的纯文字阅读,要求考生学会在文字、图表、画面等多种媒介信息中建立起联系,学会“看图文办事”。这种创新直接考验了学生在现实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办事能力和适应能力,也引导高中老师在今后的教学中多设计具有现实意义的语言任务。

不必远行 亦可守护生态

沪上近300所中小学学生用笔墨与镜头记录城市生态

不用去远方,不用专业设备,不用大块时间,也能将生态保护融入课余时间。上周日,第四届“自然有TA”中小學生主题征文摄影活动颁奖典礼在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长风馆举行。全市近300所中小学的青少年以笔墨为媒、以镜头为眼,记录城市生态之美。

故事类获奖作品中,有学生捕捉到家燕在摄像头旁筑巢的瞬间,还有作品记录下家人用淘米箩筐为珠颈斑鸠制作鸟窝的景象。光影类获奖作品中,无论是玉兰映衬在红墙之上,还是霞光勾勒出飞鸟的轮廓,作品都凭借对光的敏感捕捉自然中独一无二瞬间,而非依赖昂贵的设备。环境类获奖作品中,夜鹭静立在青山湖的水上森林中、普通鸬鹚排成一列掠过城市上空等景象也被孩子的镜头拍下。

本届活动最大的亮点,是涌现出一批躬身实践的环保少年。朱修平、葛思齐、周文心三位同学凭借常态化的自然观察和沉浸式的生态实践,获

评“少年生态守护者”。来自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静安学校的朱修平,主动加入上海特色公民科学“貉口普查”项目,成为为数不多的少年志愿者。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上学路上就能观察物种,不用去远方。”上海市静安区彭浦新村第一小学的葛思齐投身爱鸟周科普活动,主动劝阻不文明投喂,并参与“防鸟撞”志愿活动,带动更多人关注玻璃幕墙对鸟类的威胁。上海市浦东新区进才森兰实验中学的周文心,与家中窗外的珠颈斑鸠开启了一场静默观察、互不打扰的“双向陪伴”。三名少年的真实故事,正是沪上青少年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守护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生动缩影。

主办方介绍,本届作品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景物描摹,而是融入了科学观察、深度思考与实践感悟。同时,组委会配套开展了后滩公园、金海湿地公园两场线下观鸟与自然生境体验活动,让青少年走出课本,实现从“认知自然”到“守护自然”的蜕变。

本报记者 金旻矣



日前,“我的自然百宝箱”——一米博物馆启动仪式暨科际穿越·科创校长空间站特别活动,在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前滩学校举行。本次活动以“虫鸣万象,自然共生”为主题,来自市、区教育及科技部门的嘉宾和学校师生代表齐聚一堂,见证上海科技馆推动“公众科学”理念下沉校园。从学生策展到社区观察,从校园空间到城市生态地图,自然科学正在从博物馆的展柜里走进青少年的日常。

本报记者 陶磊 摄影报道

不出校园可见「虫鸣万象」

高等教育“类型化”转变迈出关键一步,专家提醒:

职业本科扩容 重在有培养出“工匠”之实



不久前,教育部公示了一条消息:拟同意设置34所本科高等学校。其中22所为职业本科院校,占比高达65%,包括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等;另12所普通本科也带有职业教育的特色,如河南国医学院、长沙健康学院等。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曾指出,职业本科扩容是我国高等教育从“层次教育”转向“类型教育”的关键一步,它打破了“职教止步专科”的天花板,有利于缓解“就业难与招工难”的结构性矛盾。

自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总数首次突破1000万人后,毕业生人数屡创新高。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内升级的制造业如智能生产以及新兴的服务业如健康、养老等,紧缺职业型技能劳动力。为此,十多年前,教育主管部门就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职业教育的措

施。可是,由于职业教育的学历多为大专、中专,家长和考生根深蒂固的“学历意识”使得职业教育发展举步维艰,中专、高职招生状况始终不如意。

职业教育本科化正在打破这一“观念壁垒”。职业教育今后也是我国高校本科的一种“类型”,它显著区别于学术型本科。同时,202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关于做好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工作意见》中明确:普通本科和职业本科授予的学士学位,在证书效用方面,两者价值等同,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

由此可见,此次中国高校的“扩容”,不能简单理解为学生人数的加法,而是高等教育“类型化”转变的进一步深化。高级蓝领、本科技术工人,将是未来人才培养的重点方向。德国制造业之所以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双元制”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高级技工,他们都是技术骨干。中国发展职业本科,走的就是这条路。

早在20余年前,上海部分高校已经开始了尝试。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与上海国企全面合作,培

养技能型人才。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也和企业开展“订单式”培养模式。实践证明,当本科教育融入产业规划、企业需求,可以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上海已启动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

学校有了“职业本科”的概念,类型也有了,能够确保学科设置、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严丝合缝吗?各招聘平台2026年的数据显示,当下,主要是新质生产力领域人才缺口巨大。比如,智能驾驶系统工程师供需缺口尤为突出,半导体芯片工程师呈现“全链条紧缺、高薪抢人”的态势。另外,机械设计制造、电子信息等工程领域也缺少大量人才。问题是现有的职业本科能否培养出这么多高端制造业的劳动力?如果职业本科的课堂设置、企业合作还局限于传统产业,学生还能从容就业吗?

显然,职业本科既不是普通本科的复制版,也不是专科教育的加强版,职业本科要培养的是高层次、应用型、技术型人才,是一批符合产业升级的“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当前,依然是任重道远。本报记者 张炯强